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目錄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書殺總論

古者討殺其臣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衞殺孔達傳載其辭（莊二十二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胡傳文六年）

殺大夫稱國者以國法殺之也殺大夫公子稱人者國亂無政而羣下擅相殺也稱盜者陰賊而未得其主名也殺弟與世子目君者過由君也天王之殺大夫無見經者義得專殺也殺其弟書不得專殺也而殺得其罪則不書故子頹子帶子朝之討鄭世子華宋公母弟須之殺皆不見于經也（方卷通論）

稱人以殺非皆殺有罪也衆殺之也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氏

載昭公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衆殺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載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則衆殺之也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則以靈公尚幼國亂無政而先都士穀箕鄭父之見殺皆非君意則衆人擅殺之也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則亦以陳侯率國亂無主而殺之非君意也故以衆殺爲文呂大圭或問莊二十二年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重其官而著之也觀所書而褒貶寓其中矣又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

矣刺公子買刺公子偃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子牙則變文書卒矣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一法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有簒弒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之何待衛人蔡人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矣又春秋之法凡諸侯專殺皆重譏之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擅君之權莫甚於此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沈棐比事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

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孔穎達疏桓二年

按稱人衆殺耳以爲討賊辭者近儒辨之甚當故討賊之說皆酌刪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公羊傳注諸家說辨 殺州吁無知夏徵舒欒盈良霄諸說辨

舊說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隱四年○討賊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也陸淳纂例○稱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程子

經說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朱子語類○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石碏非大夫異邦人得書蔡人殺陳佗夷狄得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苟不能討雖以四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文十七○陳傳良後傳

○討賊書人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是也欒盈良霄雖非弒君而皆叛逆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弒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弒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爲

賊齊人殺商人楚子殺蔡般不得例於討賊者异齊蔡不以爲賊而君之也李廉會通○討賊不以其罪者不書人其君殺之則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比蔡般是也汪克寬纂疏傳十年駁辨傳曰稱人討賊辭也非也凡討賊殺大夫經皆稱人無異辭非有義例也直書其事耳若以討賊稱人爲予辭則殺大夫稱人豈亦予辭乎晉殺里克楚殺蔡般棄疾殺比皆討賊也何不稱人若謂懷惡而討不予其討尤非也賊者天地所不容有能討者皆當予也因其討不以罪而右之是豈春秋之法乎雍廩殺無知嘗受其虐也蔡人殺陳佗爲立厲公也楚人殺夏徵舒爲欲縣陳也此孰非懷惡而討乎而皆復稱人何也春秋不以人爲褒亦不以人爲貶郝懿行說畧隱四年○討賊稱人者四州吁無知不可稱國殺也又不可稱石碏雍廩殺也稱國以殺則齊衛無君目石碏雍廩則疑于二人之私矣陳佗夏徵

舒不可稱蔡殺楚殺也又不可稱蔡侯楚子殺也稱蔡殺楚殺則與國殺大夫同文目蔡侯楚子則疑于二君之私矣若是則皆辭有所窮宜與弒君殺大夫公子稱人同義方苞通論○討賊稱人之說非也征討者天王方伯之事非國人所得擅誅也以人情論則弒君之賊殺之爲快以王法論則擅殺之者僭經意謂州吁弒完天子不能討起而洩衆憤者乃衞人也無知弒諸兒天子不能討起而平衆怒者乃齊人也陳佗弒立天子不能討起而伸國法者乃蔡人也至于徵舒弒平國天子不能討起而假名義以陵轢中國者乃荆蠻之人也凡皆咎天子之失權也陳遷鶴起疑○愚按舊說本公羊傳例立義甚正大然細繹經文未必經旨如是也如陳氏所論以殺徵舒爲予楚則前人已辨之矣以討賊書人爲褒以不能討賊書人爲貶是仍泥於一字褒貶之例爲說也凡繹程朱之論稱人實則衆共殺耳原不必以

爲襄子之辭也蓋非衆殺者不書人里克甯喜楚比蔡般之不書人皆非衆殺也謂不以罪討不書人非也郝氏方氏所駁獨闢千古相承之誤陳氏顧氏說更見其大顧說見前書殺總論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稱衛人衆詞也程子經說○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有二義焉天子不能討衛齊之臣憤而討之見天子之失刑也州吁弒而卒殺于衛無知弒而

卒殺于齊見世雖衰亂而亂賊猶無所容其身也黃仲炎通說○厚
問定君於石碏是州吁之君衛未定而衛人不與之者猶衆也
左氏雖載石碏告陳之言必衆人有同謀而非石碏一人所能
爲故不書石碏書衛人是當日情事本自如此非故舍石碏而
變文稱人以爲討賊之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國以殺則衛無君
目石碏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方苞直解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左五年春陳侯鮑卒桓公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殺太子
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佗殺太子之賊也公穀妄云淫獵于蔡誤也陸淳辨疑引趙匡
○州吁死於陳而書衛殺陳佗死於蔡而不書陳殺者何哉書
衛人者嘉其臣之志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金賢記愆○公

穀皆以為陳君莫以為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不君似未得其實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惠士奇春秋說○春秋佗不稱爵十二年書陳侯躍卒乃厲公也史記則以佗為厲公薛虞畿春秋別典○按史記誤以佗五父為二人桓十二年孔疏辨之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因夙憾而殺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齊人不能討而雍廩討之卽有憾庸何傷張溥四傳斷○傳曰雍廩書齊人從告辭也不稱君齊人不以為君也郝懿行說略○愚按胡傳以稱齊人為討賊辭未是蓋衞州吁陳佗齊無知不稱君乃是以賊討也義見亂賊不成其為君不得君門各條諸說故春秋書州吁佗無知為討賊辭而非以書人為討賊辭也以賊討則經意于其能討賊自在言外而非以書人為褒也

宣十一年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入陳書楚子而殺徵舒書楚人何也屬辭之體也若書楚子殺之則不辭猶之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無目君者也或曰稱人以殺討賊辭也非也楚非眞能討賊者也討賊者亦不繫於稱人不稱人也宋人執鄭祭仲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非討賊辭也郝敬行說畧○參看楚書入門○殺夏徵舒書人衆心之公也入陳書楚子一人之私也果志在討賊既殺賊則國可不入矣書入陳明楚子志在入陳也蓋先遣人就株林殺之然後親入陳國經書丁亥在殺徵舒之後正明殺而後入傳謂入而後殺誤矣方苞直解○陳殺宋萬不書陳不以殺宋萬告諸侯也楚殺陳夏徵舒書楚以殺陳夏徵舒告諸侯也張自超宗

朱辨義 ○按杜注左氏云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范注穀梁云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君曰人人所得殺也均未是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注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公羊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深惡之弗有也○前書曰晉欒盈出奔楚則非晉大夫矣次書曰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則晉之寇也此書曰晉人殺欒盈則討賊之辭也程公說分記引黎錞○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晉爲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欒氏盈之入也晉人奉君以走固宮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書殺欒盈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爲書之如欒盈胥奔許鄭伯爲之盟大夫盟國

人胥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胥亦非常之辭也甚矣諸侯無政大夫强也陳傅良後傳○按盈爲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彙纂家○方氏曰范氏殺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而盈實有挾君據國之心故從討賊之辭稱人愚按非其大夫而以賊討此卽是討賊辭不必以稱人爲討賊也蓋旣不稱大夫則書晉殺欒盈非辭其書晉人本是衆殺亦屬辭之不得不然耳

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不言殺其大夫

左傳見書入門○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胡傳○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是鄭人以賊討也

不書大夫位已絕非復大夫也葉夢得傳 ○大夫出奔雖其官亦即不書官列國所同也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胡氏以爲討賊可也而因謂諸書官者皆有可原之罪則謬湛正靖春秋說 ○前書楚人執良霄書良霄會澶淵良霄盟于宋是內與國政而外交諸侯矣內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卿也汰侈而嗜酒何以爲卿觀左氏良霄以子皮之甲不與攻已而喜則其與攻良霄者必多矣又良霄入鄭伐舊北門駟帶助國人以伐之則國人交惡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以殺又不得稱駟帶殺也方苞直解 ○愚按書法經義與欒盈同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方氏徐氏說見專殺大夫門

附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愚按高氏澍然曰蓋齊桓遣人殺之于夷以喪歸也其說是也
本不知其人爲誰亦非齊君自討則但書齊人而已此畧詞也
王氏克寬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辭也不確

○書殺變文不以討賊之辭辨晉里克衛甯喜楚宜申衛剽齊慶封楚公子比不稱人或書大夫辨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按諸說謂里克甯喜弑君不從討賊之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宜申謀弑不以討賊書者獄疑未定也辨見書殺大夫僖十年
蓋以書殺其大夫爲非討賊辭以不書人爲非討賊辭並誤也

襄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

鄭忽子儀之弑不書鄭不告魯亦不以爲君也剽之立十有二
年七與會盟故赴告及而舊史以弑書使孔子革之用州吁陳

佗之例而書衞人則非情事之實而孫林父易君竊土黨惡國人安剽甯喜主弑之罪皆不可得而見矣方苞直解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孫莘老陳君舉諸儒皆謂不言楚人殺之者不與楚討也不然也經書執齊慶封殺之者蒙上楚子伐吳之文不必再言楚人也劉氏諸儒以爲分善於諸侯亦非也楚子非灼知弑賊之當討而討之不可以言善也程端學或問○楚靈意不主於討賊但殺之以威吳誇示諸侯耳諸儒謂楚靈亦弑君之賊以賊討賊故不予之未是張自超宗朱辨義○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與吳爲仇初無意於殺齊慶封也克朱方而執之因欲徇于諸侯以爲名蓋慶封被執之後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執而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楚眞爲討慶封而伐吳矣

葉酉死甚○按李氏會通云殺他國大夫書法有二有罪當誅者曰某人殺某無罪不服者書執而殺之慶封有罪而不服楚靈故不稱以討賊之法書是以葉氏辨之 ○愚按舊說泥討賊稱人之例因謂楚靈以賊討賊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不知以稱人為討賊辭本不可通而楚靈弑君之事亦不可信駁辨已詳另門先儒從穀梁說者皆誤也至殺他國之人必書其國史文應爾如陳夏徵舒蔡世子有之類本無他義先儒從公穀曰為齊討也故以齊氏亦屬鑿生議論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杜注奐招之黨他無所見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于昏而無所救正蓋不能為有無者也張洽集注 ○前書討夏徵舒既討矣而又書入陳是其志在入陳而非真能討徵舒也此既書滅陳而後放招殺奐則陳已

爲楚所滅而放招殺奐皆非爲陳討賊也而又放其主殺偃師者殺其助殺偃師者則尤爲用刑之不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弑君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無道甚矣胡傳○襄三十年般弑景公昭元年蔡大夫會虢四年五年親會申會伐吳按曹人請負芻于晉曰若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今楚屢寵之以會禮顧用詭謀戕之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也此直誘殺而已汪克寬纂疏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杜注云殺不稱人罪棄疾㕦氏以下皆謂棄疾與比罪鈞故

不從州吁無知稱人以殺之例駁辨已見前討賊之義不在稱人○殺公羊作弒譌也公子非君書公子則當云殺不得云弒此兩相殺耳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四

按汪氏克寬曰弒君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衞齊能自討陳佗夏徵舒待蔡楚討之臣子不能討之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弒君而得國衞獻因甯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楚棄疾誘比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雍廩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皆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為捍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曠歲歷年假手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

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所論皆因舊說

○書誘殺諸侯 楚子書名不書名舊說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楚因陳亂而放招殺奐陳人不拒內諸侯不拒旣噬手而得陳矣可以縣陳亦可以縣蔡蔡般殺則蔡有必可滅之勢兼陳蔡則國益强故一旦計出于誘而志决於殺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見書戎門○書誘書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周班爵同不得擅相侵陵况誘殺乎 家鉉翁詳說 誘殺罪大復立其子安得爲

禮左說謬（彙纂案）○楚子虔蔡侯般兩名之對舉之詞也楚子戎蠻子兩爵之亦對舉之詞也戎蠻雖弱小而稱子楚雖強大而亦稱子也其誘殺之罪書法同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先儒舊說以虔書名謂夷狄殺中國之君故特正楚子之罪至夷狄相誘殺則畧之此鑿生議論也呂氏郝氏以虔名為衍文例諸衛侯燬最通毛氏謂若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非國君敵體之例故特因事成文與此張氏說相發明惟張氏謂般有弒君之罪虔有殺般之罪故兩名之則不知般名乃諸侯卒名之常也諸說見書名殺辨門

○諸侯以歸書殺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

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胡傳○沈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召陵勢使之然非其罪也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汪克寬纂疏

○殺母弟世子公子 公子爲大夫者入殺大夫門

陳徵寬左傳杜注辨杜氏說辨 佐夫左氏說陳趙辨說辨 苕意恢

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晉昭公不能親其宗族詩有杕杜之刺宋昭公不能庇其本根傳有葛藟之譏張大亨通訓

顧氏說見前書殺總論

莊九年秋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公羊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必殺之不仁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胡傳○鄭莊克段滑在衛不殺也宋殤得宋馮在鄭不問也小白之姦蓋加一等趙鵬飛經筌○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以赦其罪而必殺之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鄰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張洽集注○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罪國人也書

入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則國人之罪免矣高閌集注○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尤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異矣程端學本義引啖子○岷隱曰言魯人拱手就命齊取之猶一夫耳黃震日鈔○桓之猜忍甚矣莊公既不顧君父之讎而納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保之拱手索氣以聽齊殺書曰取糾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蕭楚辨疑○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齊偪魯殺之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糾之死皆魯之罪也吳澂纂言○桓既爲君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於太叔而小白忍於鄭莊張溥四傳斷○齊桓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是得國而霸諸侯本已不正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汪克寬纂疏○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季本私考○按傳雖齊迫魯以師而實魯殺之

也書取書殺之則齊取於魯魯畀於齊而齊又加刃焉者所以罪小白也然不徒曰殺子糾而曰取者亦以罪魯不能庇糾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齊人大夫也傳曰鮑叔帥師來言也郝懿行說略○殺子糾者魯人也魯人實受意於齊則不得但書殺齊子糾齊人又實藉手於魯則不得竟書齊人殺子糾故變其文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取于我之辭也我亦與焉矣戴祖啟五測○方氏苞說見公子書子門殺兄弟世子不稱君門○按書齊人諸說皆正顧氏奎光所解亦甚合情事見公子糾齊門齊小白郝氏說別亦通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此是公子耳左氏以爲太子非也如果殺太子則國本所繫豈得同之泛然春秋乃不據實而書乎朱軾瑛畧記○按杜注左氏云陳人惡其殺

太子之名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亦非也劉原父辨之○愚按史記陳世家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御寇御寇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奔齊可補左氏闕事然據經則非太子又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當與左傳並存疑○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姑且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 季本私考 ○以人而殺公子以公子而爲人所殺以國君而至使人殺其公子皆罪也 直解 御纂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姬毒而獻之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體莫重於世情莫重於子書殺世子滅國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呂大圭或問○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謚為恭世子不然也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三者非恭也由生不能齊慄祇載而為虞舜矣則禍之將兆讓位去國為吳太

伯可也不能則雖之既作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一一失無一得於是致身於不義陷父於不慈白居易文集晉諡恭世子議○驪姬之殺申生機變甚巧獻公者貪功貪得之人以闢地啟土中其情安得不悅而從之二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于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矜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然猶恐獻公之未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謂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公死公懼而謀之又勸授之以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肯爲其子屈乎懷怨必殺之心自此啟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伐翟勝則加以得眾之名敗則繩以覆軍之罪申生至此無逃死之所矣然猶慮大臣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可知也又

使優施以杯酒從容歌舞微詞以諷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無復事矣申生死二子奔無不如優施所料者然奚齊卓子立而里克弒之夷吾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至二十年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結危國亡家之本也眞德秀大學衍義廿一

○晉獻用驪姬之譖殺世子將私其子也其後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然則國本其可以輕搖哉又四十二

○晉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者也明於權者則莫如法舜矣舜之事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曰烝烝乂不格姦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劉敞意林

○士蔿勸太子遠害而逃其後狐突諸人皆主此說然城曲沃之時申生猶可行及驪姬置毒以

後行將安適申生所謂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其情誠可哀矣

朱鶴齡讀左日鈔○人子不幸遭變身死免父於惡死之可也不然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伋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惟楚建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魏禧左傳經世鈔附魏世儆說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宋平之愛佐猶晉獻之愛奚齊也故兩君初無易世子之心而惟恐世子因我有私愛而疑我有易世子之心則虛意世子之疑已於是讒間行而禍亂作矣春秋直筆書之與書弒君同爲嚴重之詞以爲殺世子者非他人即爾君父也君父所殺者非他人即爾世子也其以垂戒天下後世深切著明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討世子稱君門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趙坦異文箋案佞年音相近

左初王儋季卒靈王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儋括圍蔿五月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兇佞夫不知而死是所厚者薄也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張洽集注）○書天王蓋天王使之殺爾左氏謂五大夫殺佞夫而歸罪於天王則不合於經矣五大夫殺佞夫則是兩下相殺聖人豈肯歸罪天王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按此所辨是勝蘇氏說或者五大夫殺而稱天王殺以告耳蘇說見討母弟稱君門）○愚按陳止齋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莊二十二年子頹）甚者母弟亦不書（僖二十五年子帶）必殺無罪而後書趙東山申其義曰二王子之亂傾王室篡大位動天下其殺之也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臣罪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

惟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而殺佞夫失親親之義故特書之郝氏說畧辨之曰殺王子母弟虐及骨肉安得不書刑殺國之大事雖天王義得專殺亦不容不書春秋書殺之例亦不論有罪無罪也春秋全經曾書刺者亦僅有二豈亦比諸王殺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乎周魯積弱皆以相忍為國其所誅殺本視他國為少耳愚謂如郝氏說則傳載子頹子帶事盡虛偽乎竊疑或有不告者耳若魯之誅殺少則當如郝說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殺梁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所殺世子也不得從兩下相殺之例 方苞直解 ○晉獻殺申生宋平殺痤陳哀殺偃師皆由嬖寵匹嫡然晉獻宋平皆志於殺其子故書君以殺陳哀則非志於殺子者第恐身歿之後留不見容預屬諸貴戚則已有相抗之勢矣又親任匪人以召大禍其咎實在陳哀故書陳侯之弟以殺書君弟殺與書君殺者罪固有間然晉君以殺者止於殺其子而已書君之弟以殺則非徒殺其子又陷其弟於大逆罪似更甚 朱朝瑛略記 ○假招以權者哀公也而經義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殺之何為憒憒自經乎 姜炳璋讀左補義 ○餘見書弟門殺世子不稱君門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秋八月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郊公嗣立正也庚與奪位蒲餘侯與公子鐸逆也比而爲亂意恢之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家鉉翁詳說○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不日殺其大夫而日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程端學本義○此小國一事耳何以書爲其殺公子也三代之世君世國臣世家君之親子弟必擇其才者爲公室輔春秋之初此意尙存中葉以降皆強臣爲政於是魯弱於三桓齊弱於陳氏晉弱於六卿君之子姓莫

能參預非盡不肖也積漸之極遂成不掉之勢而公室危矣故齊公孫竈死而晏子歎息至親昆弟不相輯睦以固維城而爲權臣驅除意恢死而郊公奔此不能親親之驗也賀仲軾讀義 ○與陳禦寇同別於公子爲大夫者蓋公子爲大夫則書殺其大夫公子某高澍然釋經 ○愚按杜注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非也郊公非亂君君之兄弟不可言黨不書名則知其爲誰邪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衞叔武公羊說辨 陳趙說辨

莊二十二年傳殺王子穨不書

僖二十五年傳殺王子帶不書

陳趙郝氏說按見前殺佞夫

莊十二年傳宋殺子游不書宋公子

僖十六年傳鄭殺世子華不書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殺叔武不書

公羊以不書殺叔武爲叔武之賢而諱之然則他國君之殺世子公子大夫豈皆不賢而春秋書之邪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叔武見殺不書晉史所無也衛侯徐知武之無罪而歸獄於歂犬故諱而不告至公子瑕之死則衛以討罪告而得書耳公羊傳爲叔武諱殺非也使書衛侯殺其弟武則武之無罪不益明乎 方苞直解

文十四年傳楚殺公子燮

文十八年傳宋公殺母弟須

成五年傳宋殺公子圍龜

按陳止齋後傳曰雖大夫公子以討亂殺之則不書甚者殺世子母弟亦不書必殺之非其罪而後書趙東山屬辭衍其說謂宋殺子游楚殺子燮宋殺圍龜皆討亂不書鄭殺世子華宋殺

母弟須亦不書君父討子弟當其罪雖專殺無以議爲也此皆本穀梁稱殺皆殺無罪之例而並據左氏傳爲論耳實則聖經本魯史恐是不告不書舊史之所無聖經不能益也

○書專殺大夫稱國以殺　稱人以殺

稱國殺無罪稱人殺有罪辨　稱國稱大夫罪累上辨　稱名有罪不名無罪辨　晉呂無大夫辨　盜殺不書大夫胡傳說辨　鄭申侯公子嘉公孫黑晉里克丕鄭陽處父先穀二趙三郤　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王夫固申成熊郤宛衛元咺孔達甯喜齊國佐高厚陳二慶蔡公子燮駟公孫姓崔稱國稱官諸家說辨　晉宋大夫不名三傳陳胡說辨陳洩冶名杜孔胡氏說辨　左氏述聖之言辨　里克甯喜書大夫不以賊討辨　宋晉殺大夫書人穀梁說辨　陳殺公子過書人書大夫諸說辨　宋書官左傳劉胡說辨　衛公子瑕晉箕鄭父書及穀梁說辨　晉胥童不書死節舊說辨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無天王殺大夫文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列國卿大夫皆

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孫復尊王發微莊二十二年○愚按天王殺大夫不見于經葉氏酉以先儒義得專殺之說爲非謂殺之不當亦以爲義得專殺而不書乎蓋不可用天王殺其大夫窮於辭而不書也所辨未的夫春秋可以目天王殺其弟乃不可以目天王殺其大夫乎竊疑王室事未必皆來告即有告者春秋書史於王朝事亦不必備耳

古者列國之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趙汸屬辭

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不書者天子無專殺之譏與諸侯異也文

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爵命士以上必以俊彥爲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

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為萬世戒也（黃仲炎通說　莊二十六年）

四凶之罪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之卿大夫非大罪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而視猶土芥則寇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張洽詳註莊二十五年）

凡殺大夫不以有罪無罪皆書罪專殺也（李明復集義僖七年引謝湜）

凡殺大夫以國討告稱國（僖十一晉告丕鄭之亂宣十四衛告）不命之臣達凡書國殺者皆有告詞衆殺稱人（趙汸屬辭）

公殺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孫氏沿其說遂謂殺大夫不以罪則稱國殺有罪則稱人蓋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而為例也信斯

言也則稱國以殺皆不以罪也然而元咺以訟君見殺處父以專權見殺胥童以道君爲亂見殺皆稱國焉豈不以罪哉稱人以殺皆齊罪也而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則是以臣犯君而殺其君之大夫不可爲公孫固公孫鄭之罪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則是以婦人干國政而殺公朝之大夫不得爲司馬之罪也而皆稱人以殺何也若斯之例所謂質諸此而彼礙證於前而後違者也夫春秋大義在于殺大夫而已矣其稱國猶君之國其稱人猶君之人書其事即見其君之罪焉爾黃仲炎通說文二十六年

稱國既諸侯專殺也稱人衆作亂或權臣用事皆不出于其君家鉉翁詳說文七年

○穀梁曰稱國以殺無罪也攷之經稱國以殺不皆無罪甚春秋所惡者諸侯專殺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當隨事而觀又僖七年

稱國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知爲何國所殺而

所殺者為何等人乎白公殺有罪累上之說而後儒沿誤穿鑿動多滯礙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政之意或犯衆怒也褒貶之義初不繫此陶正靖春秋說

上殺之則稱國惡其不請於王而專殺也下殺之則稱人衆詞也國亂無政衆擅殺之又不在專殺之條矣御纂直解莊二十二年

稱國以殺專殺之罪在君也稱國人以殺刑政不修使衆人起而為亂君不能禁罪亦在君不在國人陳遷鶴紀疑

二傳累上之說非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為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而書國君殺而書人者顧炎武五經同異

殺大夫公子之稱國稱人與弑君之稱國稱人異義殺大夫必君與秉國者共成之不可以專目君若弑君知為當國之大臣則目其人以著其罪不得其主名則稱人弑君者必不得其主名而後稱人大

夫公子苟非國殺雖得其主名而亦不得不稱人晉趙盾殺三大夫非不得其主名審矣而稱人者不可書盾殺也其赴告必曰國討而不稱國者非其君意也凡經之辭同義異者皆於其事別之 方苞通論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七其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傳曰衆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者衆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穀箕鄭父皆作亂而國人殺之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君俱不得為君殺故稱人也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乎如里克之逆猶曰無罪乎其曰累上者謂下有罪而連及乎上但人君施法惟論其殺之當否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而不當則君任其過安得謂臣有罪而以之累上乎 徐庭垣管窺傳十年

凡書殺大夫書某國殺其大夫某其羣下作亂而殺或為執政大臣所擅殺者皆書人 葉酉究遺卷首

大夫繫一國之望無論有罪無罪而至於見殺皆國體之所係也故第稱國殺而不係以人其係以人者非羣下之作亂即執政大臣之擅權否則未有稱人以殺者也又莊二十六年

凡殺公子者公子為大夫則稱大夫冠於公子之上公子不為大夫則但稱公子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鼻公子燮公子追舒公子過公子騑皆為大夫者公子瑕公子比公子祭寇公子意恢皆不為大夫者齊履謙統紀

殺有舉公子者以親書也舉大夫者以貴書也兼舉大夫公子者貴且親也徐纂直解莊二十二年

先儒以殺大夫而不去其官為累上之辭非也鄭良霄晉欒盈不稱大夫奔而位絕也其居位者皆稱大夫不計罪之有無也衛元咺鄭公孫黑與陳洩冶同文則不論殺之當否可知矣方苞通論○愚按方氏又云惟里克

實書之稱大夫爲變文著其非討罪則誤也辨見下僖十年

書殺其大夫四十七無以別其孰殺之是孰殺之非也會史但據赴告之辭書曰某國殺其大夫而已其是非何由盡知也春秋善惡不嫌同詞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必據傳而别之孰爲非國討孰爲殺有罪孰爲殺無罪或罪累上則是紛紛然惟傳者之所顛倒而必屈經以從也據傳陳洩冶楚郤宛皆無罪楚公子側鄭公孫黑皆有罪而告不去其官傳說紛紛自亂其例何足信乎郝懿行說畧僖十年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也經惟討賊不目大夫餘皆目之則知義繫於殺大夫不繫於有罪無罪矣蓋有罪無罪同辭而後譏專殺之義著而後人主及執政不得託殺有罪爲名此止殺之精意也高澍然釋經宣九年

士殺大夫不見經則知晉國殺大夫著專殺非刺煩刑也又襄二十年

以稱國不去其官爲義非也仕於其國如何不繫以國見爲大夫如何不繫以大夫 陳遷鶴紀疑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 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顧炎武日知錄

公殺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孫覺經解 昭十四年

曹伯爵次國莒子爵小國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云無大夫經書曹殺其大夫則有大夫明矣穀梁妄說 程端學辨疑 昭十四年

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

者春秋豈於其直言見殺而議其罪乎趙汸屬辭
杜氏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以書字之故曲爲之說以襃之其病甚矣家鉉翁詳說
以殺大夫書名爲有罪者傳會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載于史間有不名者史之闕文孔子不能益也豈以無罪不名乎諸儒皆爲傳例所誤萬斯大隨筆宣九年
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注以稱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大夫亦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亦以稱名爲貶至以公子慭之爲國除惡與欒盈良霄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焚其以稱字爲襃則如司馬華孫稱其憂國舉職而不知其爲公子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襃貶之例斷斷不可通于春秋顧棟高杜注正譌

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皆名有罪無罪皆然不嫌同辭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祉冶郤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歎乎惲敬大雲山房集

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而殺之志均也晉二趙三郤蔡二公孫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劉敞意林

有殺兩大夫三大夫而不相及者蓋罪無所累而見殺之迹同不可以及言也公子瑕見立於元咺咺死則瑕死故曰及公子瑕也晉之士穀以箕鄭父陳之慶虎慶寅皆累而及之者也孫覺經解文九年

愚按先儒論殺大夫謂稱國者罪累上也殺無罪也稱人者殺有罪也稱大夫者亦累上辭也稱名者有罪不名者非其罪也又或謂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不名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不足紀故不錄其名氏也胡氏皆據傳說

曲繫生義非經旨也諸說辨之詳矣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春秋殺大夫三十有八不名者三史失之也曹史失其名孔子安得妄加之公羊云不名衆也則晉殺三郤何以悉名穀梁曰無命大夫也按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尊卑不同豈無命哉宋殺大夫亦有不名者豈宋大國亦無命大夫乎皆不通也孫覺經解　劉敞權衡○公羊云此蓋戰也不言戰爲曹羈諱也於經不見其與戎戰此仍前以羈爲大夫三諫其君之說而繫言之也葉夢得公羊傳讞○羈之爲曹大夫無徵曹之殺大夫於羈何與不可以羈牽徵大夫之殺也殺大夫於赤立三年之後何可牽也二傳誣甚王介之四傳質○大抵羈出赤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李濂會通○諸儒以不稱名者殺無罪也然則稱

名者皆為殺有罪乎文定以為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使果有是非則義又係乎人而當書其名氏矣何云不足紀耶陳氏傅良以為赤纂曹而殺大夫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必皆大夫不義其君者故皆不名然大夫而不義其君亦有是有非既有是非亦當書名以著之何為別立不書名之義邪也是也謂義繫於殺則書其官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非也張氏辨之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曹宋殺大夫不名乃孔子脩成以後之闕文顧棟高大事表詳見附文門○愚按胡傳云稱國以殺者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陳轅宣仲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公羊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傳言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蓋不忘故國導鄭伯從楚而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賜以虎牢而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李廉會通○鄭伯因惠王有撫汝從楚之命而逃盟齊興問罪之師不自下齊而乃歸罪申侯信讒而頗於刑矣吳澂纂言○鄭伯逃盟從楚專於王命也於申侯何與蓋虎牢爲嚴邑早啟鄭伯之疑濤塗因譖其叛鄭而鄭遂以叛齊之名誣之當時殺人以說者多矣何必皆其本罪邪梁履繩補釋○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推尋經文惟陳洩冶晉趙同趙括蔡公子燮楚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丕鄭父陽處父先穀郤錡郤犨郤至胥童楚得臣郤宛公

子追舒衛元咺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按胡傳稱國累上之說亦踵穀梁之誤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故不及○穀梁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愚按公羊以爲不以討賊之辭書殺梁以爲殺不以罪故稱國罪累上其例已鑿先儒因非討賊辭之說又謂討賊不書大夫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孫莘老葉石林陳止齋張元德以下諸家並同近儒徐氏庭垣亦云殺州吁無知

徵舒不稱大夫者以討賊書殺里克稱大夫者不以討賊書方氏望溪亦云里克甯喜之書大夫是變文著其非討賊而以陳夏徵舒不書大夫證之與徐說同郝氏說畧於此條駁方氏謂春秋凡書殺大夫皆同辭但據赴告何由別其是非不宜徇傳自亂其例（見前總論）所駁是也蓋州吁無知乃未命不書大夫殺徵舒者楚人楚子遣大夫往殺而身自入陳經惟有書本國人殺其大夫者矣若書楚人殺陳大夫則非辭故但書陳夏徵舒耳不可以數人之不書大夫而將與全經同辭之里克甯喜爲變文也胡傳曰殺里克不以其罪故稱國而不去其官此曲說也諸家皆誤從公羊討賊稱人之例耳（郝氏說又見前討賊稱人辨總論）

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

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十年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顓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惠公之入以汾陽負葵之田賂里克丕鄭惠公入國背賂而殺克故丕鄭懼而生心則是里克丕鄭之死惠公之私也王元杰讞義○胡傳惠公以私意殺里克其黨皆懼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故稱國不去其官非也人臣懼禍及身以謀其上罪遂可末減乎凡居位見殺者皆稱大夫不謂其罪之有無也方苞直解

僖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無傳杜注其事未聞○不稱名氏者與曹殺其大夫同孫復尊王發微○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

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何得擅諱祖名劉敞權衡○公羊之妄諸儒辨之甚晰穀梁謂所殺者孔氏故孔子諱之何以殺孔父顯見於經耶此謬說也徐卓經義未詳說○此闕文也公穀曲為之說乖剌可笑近儒以為義繫于殺止書其官不紀名氏不識所謂繫于殺者何義也經書殺大夫多矣皆名豈皆義不繫于殺者耶陶正靖春秋說

僖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戰于城濮師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毋死不及則其書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是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陳傅良後傳○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戰

而誅子反屬國畔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郝敬直解○敗績固得臣之罪然楚子既知晉侯非子玉所可敵則當申無從晉師之命而禁止之乃怒而少與之師及其敗而致之死則棄將棄師之罪其誰任之日講解義○胡傳以不去其官爲譏楚子知其不可而用之非也凡見殺不書大夫者非其大夫也得臣非州吁無知之比也舍殺其大夫何以屬辭哉方苞直解○按劉胡以下諸儒皆以稱國不去官爲罪累上而偏責楚子夫楚子固不能無過而春秋非以累上書國書官也辨見前總論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晉釋衛侯衛侯使賂周顓冶廑曰苟能納我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顓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咺假立瑕自秉國權瑕未如君也故

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陸淳纂例引趙匡○咺則不臣而
瑕未見其罪書及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也李明復集義文九年引程子學○
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也張洽集注
○荀息之死繫于晉卓以卓及息者弒成君也子瑕之死繫于
元咺以咺及瑕者殺公子也穀梁曰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非也瑕乃咺累之言瑕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
也先咺後瑕非以尊及卑也孫覺經解○石碏殺州吁不書碏而書
衛人衆殺之也此不書顓冶而書衛則衛侯殺之矣華督殺孔
父及君書弒君及孔父以宋公累孔父也顓冶並殺咺與瑕而
書咺及瑕則瑕爲咺累矣毛奇齡傳○殺有罪也元咺搆訟陷君擅
敢廢置此法所當誅者徐庭垣管窺○稱公子不成君也牛運震傳○按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待其殺而後入也胡傳因之

責衛侯不內自訟而志乎殺咺瑕也非也累上之說辨見前總

論

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公羊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

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左氏曰侵官也人君任賢不稱立於朝者舉當諫君況處父晉國太傅邪此爲侵官是殺大臣爲拱默也劉敞權衡○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君甍聽於冢宰之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鞫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凶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授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之黨援權既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鞫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稱國以殺君殺之也豈有兩下相殺而稱

國乎且襄公已薨方書殺安得謂襄公漏言穀梁非也程端學辨疑引

胡銓○春秋書殺多矣君殺則稱君臣殺則稱人盜殺則稱盜謂

君漏言稱國誤矣陳岳又引○公穀謂君漏言故罪累上非也處父

易中軍使能任賢非私也而賈季敢挾怨剸刃誰秉國成取而

肆諸市朝可矣乃趙盾竟縱其出奔不惟不正其擅殺之罪且

致其帑上稱國殺而下卽書射姑出奔病趙盾之縱賊也葉酉春秋究遺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左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

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

和公室○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胡傳○

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陸淳纂例引啖子○穆襄之族率國人非一人也故稱宋人吳澂纂言○左氏云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趙子曰若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郤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公羊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啖子曰以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陸淳辨疑○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李廉會通○不名闕文也俞皐釋義○按三傳以稱人爲殺有罪又以大夫不名爲無罪矛盾曲鑿甚矣陳止齋謂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卬蕩意諸稱官子哀稱字以爲君無道也更謬

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襄夫人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

也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致 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〇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擅殺大

夫也吳徵纂言〇二卿無罪死亡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忠於公室

而左氏謂之黨何謬邪程端學辨疑引存耕趙氏〇劉氏敞云以官舉言不

能其官也胡傳及諸儒皆從之據左氏司馬握節以死捐軀殉

難宜如孔父仇牧之見褒而乃以爲貶何哉且左氏云昭公之

黨夫人臣不爲君之黨而顧爲亂賊之黨乎胡傳遂謂司馬欲

專宋政昭公寵其私昵何所據依其刻覈亦甚矣又司城蕩意

諸效節于府人而出魯公復之後八年卒死帥甸之難亦可謂

始終一節者胡氏謂坐待其及而死如匹夫匹婦之諒而獨取

于哀之去于亂賊多恕辭而于忠臣多責備愚不知其何說也

顧棟高刑賞表○書官不書名趙顧說最得與劉氏辨左傳說並見宋大夫書官門劉氏以爲非國討不名亦與全經不合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杜注○先都士穀皆晉之强家也求專晉而不得怒而作亂也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箕鄭父士穀之厚也劉敞傳○左氏以謀帥奪田二事爲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爲無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

先克見晉侯謀帥未當請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堇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左氏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屑屑然若爲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深爲左氏惜也呂祖謙左氏博議○陽處父先克之殺在靈公初立之際陽處父舉趙而抑射姑則射姑殺處父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則先都等殺先克主少國疑強臣專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臣持公論進賢退不肖而不肖者輒敢以刃加之國家之亂孰大於此葉夢鼎案○稱人見事由盾而非君意凌稚隆測義○殺之者趙盾故不可稱國殺而以國法殺之又非兩下相殺者比故書晉人以著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葉酉春秋究遺○愚按稱人凌葉二說勝○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例同殺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弒君及荀息宋

弑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毛奇齡傳）○賈逵云稱及非首謀也按箕鄭上軍將士穀下軍將傳文亦先箕鄭而後士穀今于士穀下云及箕鄭明非首謀故書法如此正義糾賈非也（洪亮吉春秋詁）○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牛運震傳）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辨見前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子西與子家謀殺穆王王殺鬭宜申及仲歸○按劉氏以稱國爲罪累上胡氏家氏因謂商臣之罪楚人皆得討之故不以無將罪宜申皆鑿說也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

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黃仲炎通說 ○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先儒多爲不滿之說蓋皆不明於稱名之義者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故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其名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爲陳之臣食陳之祿國亂無政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乃經生無識不明於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傅會鍛鍊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非緘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隳犯顏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後世哉左氏載孔子引詩以

譏洩冶黃氏以爲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彙纂案○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謬矣冶身死而言驗春秋書陳殺洩冶繼書徵舒弒君楚子入陳著其殺諫臣而至于身弒國亡也萬斯大隨筆○左氏既引無自立辟之詩文定又以仕于昏亂之朝不能潔身以去爲洩冶罪以解所以書名之故以强合凡殺大夫稱國書名不去其官之例是皆强經文以就我說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杜注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書名孔疏因謂進無匡濟退不卷懷死而無益賤之抜此論有傷名教如是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以捐軀犯難者爲不肖也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哉左傳假托孔子之言而正義復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外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之罪人哉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春秋罪專殺不以有罪無罪論故洩冶死諫而無特文其書名違例也胡傳以無罪書名爲亡國弒君之端以垂後戒非也高斷然釋經方苞直解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〇邲之敗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譲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佐縠不服也晉文敗楚於城濮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三罪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縠縠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張溥四傳斷〇元帥林父不誅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縠失政刑矣高閌集注〇晉以邲敗坐罪先縠不殺於師還之日逾年而後殺之何其緩也夫喪師辱國于法宜討然可貸林父之罪則亦可貸先縠之罪不貸先縠之

罪當卽正國法以肅三軍始縱之而卒戮之是以意爲生殺也兩失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先縠卽有罪晉不得專殺故稱國以殺也胡氏以晉侯用非其人爲君之過罪累上也鑿也徐學謨春秋億

宣十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左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孔達與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于楚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衞成公與陳共公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十三年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衞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罪矣敢告○衞穆叛盟背晉與楚今將復歸於晉無以爲辭則殺孔達利則爲己功害則爲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

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趙鵬飛經筌 ○背盟信誠孔達謀衞之

罪而用其謀者誰邪始則信孔達以結于陳繼則殺孔達以悅

于晉失其道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胡傳謂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

于見討故稱國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非也諸家從之皆誤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趙莊姬爲趙嬰之

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嬰盾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朔盾之子同括皆嬰之兄武莊姬之子 ○趙嬰淫亂當討

不請於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譖一朝而

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專其田祿失政刑矣卓爾康辨義

○史記稱屠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弒君殺朔同括滅其族案

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孔疏 ○或謂晉景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滅其族則事容或有之若史記稱屠岸賈殺朔同括嬰與春秋之止書殺同括相戾蓋不足信汪克寬纂疏 ○記載異辭考史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書殺同括不及朔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匿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妄御批通鑑輯覽 ○同括有原屏而強故莊姬之言得入晉景亦追念盾之專國無主弑君立君有戒心而殺之也然同括之罪不明則殺之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據左氏則禍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屠岸賈按屠岸賈無端發難至滅趙族此何如事而三傳俱毫無影響邪史記晉世家亦止云誅同括族滅之而不載屠岸賈事而趙世家所載乃獨異葉酉春秋究遺

○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辨之容齋東萊深甯又辨之可以無

庸置詞 全祖望經史問答 ○按胡傳謂無罪被譖故稱國不去官非也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傳曰子山師蕩澤也

左傳見辨不書氏門 ○按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

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illegible]驕其公

卒已甚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止元於河上

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 ○蕩山害公族華元討之以其族

大不假貶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伏刑 詳家鉉翁說

成十六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見楚之賞罰行而兵所以強也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蹈之轍可爲鑑高閌集注。按汪氏克寬謂楚子臨陳師敗身傷而歸咎司馬令尹子重將左軍與側相惡而委罪焉稱國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非也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孫復尊王發微○郤氏雖多怨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殺之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張洽集注○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

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甚矣家鉉翁詳說○郤氏族大鄢陵之戰功高震主又連年用衆伐鄭臣民之所忌怨也而厲公殺之則不以其罪矣張自超宗義朱辨○焦氏說見弒君門晉弒州蒲杜注謂郤氏失民宜爲國戮焦氏辨之

成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前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書偃之罪不著於春秋其殺胥童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故書國殺趙汸集傳○先殺孔父而殤弒書及先殺胥童而厲弒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蓋童致亂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御纂直解○先儒謂胥童導君作

難故不得以死節書非也州蒲之弒未有主名而胥童死在弒先則以國殺告而不以從死告明矣舊史以國殺書孔子不能革也方苞直解○愚按左氏所云民不與道君爲亂故皆書殺其大夫此卽據告辭而書之故耳不可據爲春秋特書國殺之旨也

又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齊爲慶氏之難故十七年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國武子譴之孟子晉訴君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侯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以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淸人殺國勝勝佐之子國弱來奔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佐雖專殺叛君然其咎發於慶克齊右慶氏而殺佐失之矣蘇轍集解○國佐叛而復之則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

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又以邑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張洽集注○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譖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爲君正家法可憫也家鉉翁詳說○按稱國累上之義非也諸說俱從刪節以下仿此

襄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偪奪其權勢也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敗城濮而殺得臣敗鄢陵而殺公子側用法之嚴若此此殺公子申於城虎牢之後殺公子壬夫於陳內屬之後左氏以申爲受賂以壬夫爲貪未必然也或是惡二大夫有失策致不保鄭而失陳耳張自超宗朱辨

義　○按劉氏蘇氏累上之說非

襄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申以受賂殺壬夫以侵欲殺楚猶有政二大夫不爲無罪也然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叅蘇轍集解家鉉翁詳說○壬夫侵欲固有罪矣然楚子不能申禁於先及陳怨已深始歸咎而殺之豈用刑之正哉日講解義○按諸家稱國累上之說非

襄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內官之號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夙沙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氏自是專權釀禍矣汪克寬纂疏○高國齊之世臣書殺高厚替崔慶之所以專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國殺者以莊公之命來告也葉酉究遺按張氏拾謂莊公之所欲故門累上之辭書非也

又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同母子良之父士子孔與子孔異母皆相親也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革子良出奔楚○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任兌覓纂疏○按胡傳謂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與衆共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而不去其官任氏本之曰使正名誅之則當如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是不知居位則書官位絕則去官與稱人之爲衆殺也○子展子西率國人伐而殺之而書國殺者以鄭伯之命來告也葉酉究遺

襄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燮奉文侯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左傳言不與民同欲非經旨家鉉翁詳說○燮欲去楚之晉追成先君之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以强合國殺之例謬矣王錫爵日錄○鄭殺公子嘉左氏以爲

嘉招楚以伐鄭也蔡殺公子燮左氏以爲燮欲舍楚以從晉也若是則嘉不義而燮義矣春秋書法無異於此可見書殺大夫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不暇屑於所殺大夫之有罪無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胡傳謂燮無罪故稱國不去其官故張氏辨之

襄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即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蘇轍謂子南罪不至死劉氏謂楚子與其臣之子謀殺其父故以累上之辭言之皆未達於居位者例稱大夫而不論其殺之當否也方苞直解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前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令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使慶樂往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不敢自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

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距君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書及著罪在慶虎以虎及寅也寅虎之族也高閌集注○愬公子黃於楚者慶虎也虎倚楚而傾公子黃黃亦倚楚而求復國陳侯不能爲之左右使楚人以爲討陳侯能自理其曲直黃不至奔楚以愬免楚雖強橫可以理論今乃繼黃親往使楚圍已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胡銓春秋解○觀陳蔡附楚尚能藉楚力以制亂臣而魯臣之逆節齊晉成之義亦有愧於楚矣日講解義○陳叛不書不告也稱及者以貴及賤也郝敬行說畧○按穀梁以稱國爲罪累上胡傳因云陳侯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何不能保故二慶稱國以殺公子黃以弟書杜注謂專國叛君書名罪之皆非也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復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喜與里克不同克殺奚齊弑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弑獻實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御纂直解○按諸家謂與夷吾之殺里克皆以其私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不入討賊例非也辨見前里克胡氏家氏謂衛獻無信故稱國不去其官亦非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鄢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按劉氏胡氏蘇氏謂鄭不能早討有罪以放乎亂故稱國以累上非也

昭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殺之○按劉氏謂雖吳而疑屈申故稱國累上非也

昭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經看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哀公嬖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世子二人之罪均也但首從不同耳招畏楚討歸罪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家鉉翁詳說吳澄纂言○據傳招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衆殺之辭傳之所載似未審也程過學曰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爲文也但不與招殺正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爲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罪乎意招以過同受屬而誣之而國之大夫亦懼楚討而其殺過以覬免故經書陳人也直解郝纂○稱人以殺言衆懷殺之不得云國討也凡殺大夫皆不去其官茅堂胡氏謂過不與殺世子而寬之非也徐庭垣管窺○招雖歸罪而未加刃從衆殺書陳人紀實也其書大夫亦紀實也高澍然釋經○愚按書人自是衆

殺非一人之辭或謂不書招殺過之罪本宜討也或謂不予招討賊也皆非也方氏謂過與招同罪若書招殺則疑與招異心書國殺則陳無君故書陳人亦臆測耳書官自是殺大夫恒辭或謂過稱大夫非逆黨也或謂不去其官其罪亞也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歸罪自掩也皆非也方氏謂書殺公子過則與公子留相混而不知誰爲將立者故特加大夫以別之亦曲生義也

昭十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殺作虎

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拨家氏謂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辭書之非也

昭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何令尹病之。按趙木訥謂德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金氏賢謂君無道以令其臣致令尹擅殺無忌故稱國以累上並非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見書遷門。蔡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國故姒舜牧疑問。按左氏哀元年蔡請遷于吳至是而遷據此是歸過于駟之不時遷則當書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遷于州來不應遷在殺前也遷在殺前則是駟主遷國之謀既遷悔其失計而殺之也洪咨夔春秋說。方氏說見書放門蔡放公孫獵。按胡氏謂蔡君背楚誑吳委罪執政故稱國非也

哀四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顧氏方氏說並見書盜門盜殺蔡侯申胡傳之說顧氏辨

之○傳稱公孫翩弒而經書盜又云殺翩而經不書又謂遂送公孫辰而殺姓霍以爲皆翩黨而用刑不同何也傳連爲一事而經書辰奔在殺蔡侯下書殺二人在後與前若不相涉疑遂與殺各爲一事春秋書此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 鄭玉闕疑 ○稱國以殺討有罪之正詞也春秋凡殺大夫皆稱大夫非以不去其官爲無罪也 徐庭垣管窺

○殺不書大夫 陳公子不書大夫者論見前 孔奐與胡氏說辨

襄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公穀杜預說見稱人以殺門○不言大夫出奔位已絕 郝敬行說略

襄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穀梁胡氏葉氏說見稱人以殺門○良霄出奔已絕大夫之位見絕於國而藉許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但曰良霄 孫賁經解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殺陳孔奐

招稱公子孔奐不稱大夫者胡茅堂以爲招雖有罪楚子懷惡以執之不與其執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旋以不忠見殺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皆非也苟執有罪不當以執之者懷惡而恕所執者之罪孔奐與楚謀陳不見于經何以示絕孔奐不得爲陳大夫之義哉蓋招之稱公子奐之稱氏一也其皆不稱大夫則以其爲楚放之執之也諸儒泥於書公子削公子爲有褒貶而不知招稱公子奐稱氏對舉之詞也張自超宋辨義

○內殺大夫書刺　以周官三刺爲解辨　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穀梁說辨　言故不言故啖氏說辨

內殺大夫書刺臣子之辭也猶外諸侯書卒而諱君書薨也方苞直解

書刺者用三刺之法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殺之以示不枉濫也

公羊以爲內諱殺書刺義與孔疏○爾雅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此刺

字直訓殺與周官司刺之刺不同周官之三刺乃審察之義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自鄭康成誤釋周禮之刺爲殺於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誤矣買與偃之殺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民皆言可殺乃始殺乎（黄纂叅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見書戍門○公羊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何注不得專殺故諱之○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按此依事實次第書之不得別爲義說（陸淳辨疑）○啓以晉楚之强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朝於王所殺子買以誑楚惑晉魯則免於難矣子買何

罪哉趙鵬飛經筌○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偃不書所刺之罪而買著不卒戍之迹爲偃則當刺而買在可恕非也不書所刺之罪者止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故不卒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也程端學或問○魯於衛若敦兄弟之義而往戍則買之不卒戍可誅乃其名如此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張洽集注○魯刺買爲黨楚非黨晉前年以楚師伐齊又會楚于宋跡不可掩魯受楚命遣戍以拒晉師今晉伐衛而買不能爲楚拒故以不卒戍爲罪而殺之黨夷濫刑魯罪有二焉吳澄纂言○左氏所記得魯之情晉伐衛卒戍則抗晉楚救衛不卒戍則怒楚故不令卒戍而刺之經固非以不卒戍爲買也若曰既使之戍又不使卒戍見買之無罪云

爾顧奎光隨筆○書刺大夫二或言其故或不言其故皆舊史之文蓋殺大夫必錄其得罪之由然買見殺之故可言也偃見殺之故不可言也故書辭異焉孔子不革而一因之何也偃之不言其故者不可增也於買而削其故則刑之不中與當日之邦交皆不可得而見矣方苞直解○按啖氏云書其故非罪也不言其事刺有罪也未是○殺而顯書罪狀僅見於此蓋告晉以戍衞爲買罪告楚以不卒戍爲買罪也傳文本明趙佑雜案

成十六年冬刺公子偃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僑如奔齊○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爾姜非眞有廢立之謀偃非實有今將之心也公不能制其母而竟殺其弟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吳澂纂言○吳氏說義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介弟何有議親之條乃成公

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彙纂案○穆姜託爲脅公之詞非公子偃有逆謀也成公不顧傷其母之心是爲不孝行父不顧賊其君之親是爲不忠高氏劉氏以爲得其罪非也使刺之果得其罪春秋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其與公子買之刺異辭何也成衞不卒戍當日刺買之獄辭也故舊史據而書之若偃之刺則其故不可言當日刺之亦不能明言其故也則直書刺而已方苞直解○啖氏謂直書刺者罪當殺不知書法詳畧之由矣趙氏屬辭○穀梁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按公實懼晉而殺買以不卒戍解於楚安得謂買有罪乎或又云刺不言罪言罪非其罪也不言罪者刺得其罪也按穆姜指偃與鉏曰是皆君也以激公而偃未嘗與知姜亦非眞欲立偃安得謂偃有罪乎經兩書刺皆殺無罪也顧棟高刑賞表引華氏說

○內大夫不書剌 公子牙諱辭書辭辨諸家合傳從經說

莊三十三年秋公子牙卒

左傳見內諱弒君門子般卒○公羊曷爲不言剌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曰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友能以君命殺牙牙奉命以死不可謂無權也苟乘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餘息尚存魯之人必不敢從慶父爲亂則再舉手而魯難靖矣友曲意彌縫以爲牙死而慶父可制則內惡不彰而嗣子可定釀成禍亂幾致削亡卽恕其事勢之難而又忌一時殺兩兄之名不以此爲友罪可也而又從而賢之謂得親親之道殆不然矣蓋友殺牙而諱卒舊史亦因而諱之矣夫子作春秋不得而改文定取陸氏之說以爲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牙之謀弑季友欲隱其迹則舊史書卒明矣孔子因之何也牙非死於刑不得書刺也方苞直解 ○內殺大夫皆書刺若季友以君命殺叔牙當亦書刺今不言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若以爲季友諱殺則周公誅管蔡不當諱邪程端學三傳辨疑引胡銓 ○傳事攷之於經全不

寓微意牙蓋自卒爾高閌集注○傳曰殺也非也殺則何以不書刺云爲季子諱也非也諱殺書卒非事實也何以傳信乎郝敬行說略○季之酖叔經無明文是叔自卒也從汪氏克寬說或以爲季秘其事外間不聞則三傳云云孰傳之邪或以爲史諱其事春秋因之則公子偃之刺胡不諱邪或以酖之跡隱非顯加戮則自縊者曷嘗不書殺邪如此類舍傳可也高嵣釋經然○愚按邦衡胡氏沙隨程氏郝氏兩高氏舍傳釋經其論最正方氏仍從傳而謂聖經因魯史書卒亦通舊說從公羊者以爲春秋諱而善之非也舊史不書刺孔子不能增也則謂春秋諱之誤矣謂春秋善之而諱之尤悖矣○徐氏卓說見季氏專魯門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見大夫出奔門○書慶父出奔見魯無討也宋萬奔陳雖

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陳傅良後傳○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爲立後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邪慝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也張洽集注○討賊當明正其罪加州吁徵舒是也慶父死而謚以共且卿其子故不書刺齊桓於哀姜且殺之慶父豈得免於討其得不陳尸於市者季友曲庇之也徐廷垣管窺○不書莒人歸慶父以賂故也但書出奔莒而莒黨惡之罪見矣魯逸賊之罪亦見矣慶父不書刺季氏私其親而不以賊討也三家朋比已見於此應撝謙集解

○書大夫相殺東趙說辨　殺公子比公羊作弑辨

凡國亂衆人擅殺與臣下自相殺經皆稱人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皆直書其人蓋

義繫於其人而不可以漫稱人也使書周人殺召伯毛伯不惟斥言周人非辭而王室無政使寵子擅殺大臣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書陳人殺其世子偃師則陳侯付託非人招以親屬忍為大惡不可得而見矣書楚人殺公子比則疑於討賊而亂賊相倒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方苞直解宣十五年○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以是為有司之事而非王法所寓也其特書者則辭窮也義有所辨也又通論

愚按趙東山屬辭本陳止齋後傳之說因穀梁傳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據傳文八年晉先都士穀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印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殺公子四人以至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殺毛伯過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晉伯盧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苟未嗣位猶兩下相殺也雖殺太子不書討篡奪者以位為重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

召伯毛伯王室復亂陳哀公屬其嬖子於司徒招而招殺世子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故陳氏以爲皆斥君之辭楚棄疾使比冢首惡之名然後誅而殺之以奪其位異乎相殺之獄是以特書此皆因傳文生義耳其實經無此義蓋無其文者孔子不得益也其特書者則方說得之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卽札子○穀梁嬌王命以殺之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生殺之柄天子所持王札子人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書以誅其惡孫復尊王發微○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

之無政刑矣（胡傳）○穀梁云兩下相殺不志此其志何也矯王命殺之也按經文無矯王命之辭（程端學三傳辨疑）○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衰亂也（黃仲炎通說）○桓襄以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殺世臣二人則內卿士亦不奉王命矣故以爲非常而志之（日講解義）○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王卿士不書此何以書斥王之辭也此據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不書而爲說耳實則不告者不書史無其文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見上門○稱弟以殺世子叔父之親加戕於國儲君貳之重盡其親所以甚其惡也（王樵輯傳）○愚按陳止齋謂兩下相殺雖世子

不書陳佗書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此據傳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自立而爲說耳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前文見弒君門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〇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弒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弒也張洽集注〇比未能君楚故不爲棄疾之君也汪克寬纂疏〇公羊作弒公子比夫弒者下殺上之

辭安有書公子某弑公子某之文哉又〇書弑其君比則疑於齊舍爲嗣世之正書楚人殺比則棄疾疑於石碏雍糜得討賊之義故以公子殺公子書而棄疾險詐怙亂竊國之罪不可揜矣

解義 日講 〇棄疾立比固君之矣及迫比自殺春秋不以爲弑其君者何也春秋見弑之君有立未踰年成之爲君者或適子當立雖未踰年而見弑稱君如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或庶子不當立有先君之命雖未逾年而見弑稱君如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或不當立亦未有先君之命而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雖未逾年而見弑稱君如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有君國既久成之爲君者或弑君而立國人君之同會盟主侵伐奉天王之正朔承宗廟之祭祀見弑稱君如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或爲逆臣所立國人君之列會同盟奉正朔承祭祀見弑稱君如衛

甯喜弒其君剽是也比比既非當立又未有先君之命又非國亂無主爲國人所推則不得爲未逾年之君矣雖爲衆人所立而未列諸侯之會未同諸侯之盟未請命于天王未有事于宗廟烏從而君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目棄疾明一人之私非討賊辭也比仍稱公子明二人相殺非弒君辭也蓋比棄疾君臣之分未明故不得稱弒君篡殺之事相禪亦不得言討賊屬辭之審也高澍然釋經○殺公羊作弒譌也上言弒則下當言其君不當言公子下言公子則上當言殺不當云弒段玉裁左氏古經注○書盜殺鄭不書大夫胡傳辨蔡侯傳事辨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見書盜○國討則書國非國討則當兩稱名氏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以尉止司臣之徒

非卿名氏不合見經故稱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孔疏

盜殺不言其大夫與不言其君義同趙汸屬辭○兩下相殺兩書名氏皆卿也卿近於君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合殺者尉止等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畧而目之爲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御纂直解○胡傳云不稱大夫失卿職也非也爲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知爲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爲長彙纂案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見書盜門

哀四年春盜殺蔡侯申

左傳諸說見書盜門　傳曰公孫翩射而殺之非也翩即有主名矣何以稱盜乎郝懿行說略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見書盜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三